

老屋

碧落

我回故园老屋蛰居。

面包也买了,土豆也买了,棉袍也买了,棉帽棉靴也买了。

我想象我在古时塞外,被流放的苦寒地,储粮备棉,预备越冬。

关起门来,读书写字,听音乐看电影,雪来时堆个雪人,看狗在园里疯跑。

天苍苍,园茫茫。

天更冷起来。房檐下冰凌三尺长。

狗抬起腿爪一拐一拐颠着走,十分滑稽。狗都不愿出门。嫌冷。

人从早到晚坐在暖气旁烤着。

小时候的天还要冷些,窗上总结着厚厚的冰花,我会抠下一片当零食。小时的暖气也较现今热得多,像炉子一样烧得咝咝响,洒捧水上去,简直要蓬蓬冒热气。

白日里阳光灿烂,但冰就是不化。它们化不动。它们——王尔德说——被冰王吻过了。

夜晚,长空是冻住了的深蓝,星星清冽透亮。园里的月,根本就是古时的月。

清晨地震,我知道。我醒着。房子轻颤一下,像婴儿打了个小小的奶嗝。

我的老屋很精准。这种嗝,说明是近处的小震。震若再小点,房子就像冒了个泡;震若再大些,房子就像中年人打饱嗝。再大的震,老屋打的就不是嗝,是个哆嗦。

它今年85岁了。日寇侵华,全面劫夺。这里的煤矿成为株式会社资产。抗战胜利后,之前的办公建筑和“社宅”——职员公寓遗留下来,被新中国接收。

我家就住在这样的老社宅里。

老房子是四面坡瓦房,砖木结构,室内木板地面,都是数米长的整根木板,少有拼接,漆成暗红色。木地板下面是空的——砖碹地沟,布着暖气管道。也住着老鼠。

老屋已残破,每一幢独门独院的别墅式房子,形式和内容都接受了改造。最初房内皆设储藏室、浴室、厕所和地下室,但格局屡经变更,自我小时就没见过室内卫浴了,都改成一个个住人的小房间,一幢房住三四家人。大厨房共用。地下室最好玩。1978年高考恢复,设计院工作的邻居叔叔住进地下室复习功课,好清静。他后来去了清华任教授。

这房子里曾居住过天南海北无数建设者,曾飘满沪上八宝饭、东北铁锅炖、天津嘎巴菜……的香气,孩子们很早就在画画、拉小提琴……

渐渐地,邻居们都搬走了,去海外,到香港,回北京……

我小时,在没有私搭乱建之前,这一带幽美蕴藉,槐杨高大,屋舍俨然,浓荫深绿,红墙掩映,走街像穿越绿洞,走巷像串老北京胡同。彼时不知有城市规划这词,却已朦胧但深刻地领略到规划之美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曾有日本老妇带着翻译回来,拜访她小时生长大的家园。对于她,这是她曾经的家园。然不远处就是六万多中国劳工的累累白骨,漫山遍野。

我站在园里,看我的老屋,心里打翻了宇宙。难受。

月色长留

指尖

一直记得那个黄昏,我披着昏晦的夕光,进入山下的村庄,站在那株合欢下,抬头仰望一树繁花时的情景。那些暗色的花朵,仿佛万千把张开的骨扇,又仿佛万千只飘然欲飞的蝴蝶。那一刻,身边的一切纷纷后退——层叠的房屋,街衢,榆,槐,红白蜀葵,带着警惕尾随而来的小狗,对面的院落,和透过院墙传来的苍老而寥寂的人声。所有这些,都被游移而来的夜色裹挟,天地间只余一树花,一个人。

这是第一次在居地遇见合欢树,在离我很近的某个村庄,三十年了,它和我一起经受着尘世的风雨炎凉,阴晴圆缺,而我却懵然无觉,且执拗地认为它在我生命中缺场的事实。想来,只有当我彻底走出禁锢和束缚,它才会端然呈现,给我惊喜讶异,让我明白,在这荒凉又温情的尘世,它所坚守和等待的意义。夜风吹拂,我嗅到了花香,它从扇骨中溢出,泄下,环绕我身。这是只属于一个人和一树花的秘密吧,一种物种之间的相应相近,相亲相惜,这喜悦,姗姗来迟,饱满而清淡,让我忍不住眼底潮湿。

总也无法克制荒草般纷杂的怀念,在梦里,我与故人相逢,微笑,对视,走长长的路,花红柳绿,鸟雀蹁跹,却无法开口,就像现世中的牵绊和顾忌一样,我们永远隔着一条路、一条河、一座山的距离。我在黄昏时奔跑过多久,关于对过去的想念和不舍就有多长。在一个下午,我做了蛋糕,有奶油,有红果,香草精,可可粉,还有糖和盐。又煮了茶。然后坐在那里,用某种极其平淡而拙劣的方式,迎来了长河般的泪水。仿佛上天布排下一个仪式,这个突至仪式承担着洗涮吸附在时间表面的龌龊、委屈和不甘。

囚徒走出牢笼,天地开阔,万物悦然。明媚的上午,我与童年伙伴不期相逢。在嘈杂的大厅里,她一遍又一遍高喊我的名字,那声音,让我想起空旷的田地和河床。她戴着蓝色的口罩,我试图通过她热切的眼神,重见镶嵌在镜面上的童年时光,以及旧时光里的伙伴,河川里的风,茂密的紫荆树,和我们身体之中消失殆尽的气息。我们紧靠在一起,长年的分离,并未使我们之间生出嫌隙和隔阂。时间教会我们太多,我们不再做梦、承诺和记挂前程,而更在意当下此刻的一切。她的孩子在身后,有一张与她极其相似的面庞。作为在我文字中频繁出现的人物,我对她的亲切感无可比拟。她既是文字中永恒的人物,同时,又是我在尘世的影子、伙伴和见证者。虽然我们彼此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两种,可是,又有什么关系呢。当我们分开,她带着孩子下车,我继续前行。心里的笑容,像水面上的涟漪,一波一波向外翻涌。

冬天傍晚,韬光寺用过晚饭,从斋堂里出来,小小的寺院已人迹寥寥,深一脚浅一脚出得山门,身后相送的大和尚嘱咐慢行,打了个问讯,咿咿呀呀关上山门。整座山都跌进夜色的怀抱,那些乌柏,槭树,樟树,翠竹,溪水,溪水边盛开的白茶花们,都消隐不见,连脚下弯曲的石阶,都没有来时那样艰苦。前面担挑垃圾的僧人,走得飞快,一转眼就隐遁到夜色之中。清风习习,灯光暗淡,我们与这些挑担下山的僧人并无异处。我们把那些负累、疲惫和杂沓的奢念,都放到山上那座寺庙里,然后轻松下山。而他们是将那些垃圾又送回山下纷杂的人间。一切来去,皆有因果,所得所失,都是慈悲。

走过紧闭的寺门和那些桂花树,路过飞来峰洞窟的众佛和它们脚下的流水,出灵隐寺,过缆车站,站在一个稍微明亮的地方等车,墙上挂了一个黑牌子,后面虚虚的灯光照着四个字:一墙花开。

圆满的明月,低低地挂在天上,大而饱满,圆融而明亮,新鲜的,如同被神从月亮树上摘下的果实,用水细细地浣洗过,刚刚挂上去般。是我迄今见过的,最大,最干净,最明亮的满月。

满月徐徐地,一点一点由南移北,再盈时,已是北方冬月。塞北的圆月高悬,小而清寒,遥不可及,但有什么关系呢,我知道在江南,它还是那样大,明亮,皎洁。愿余生有幸,能与这千万年辉映人间的圆月同行,做温良柔软的人。也愿月色长留,万物可爱,人间值得。

尺素未识

卫刘芳

时逢上有老下有小、工作和学业齐飞的中年期,心内如焚。朋友建议每天手写千字以净心,转而找纸笔,却只有文房四宝界的快餐:A4纸和碳素笔。而运笔临帖,更是陈年旧梦了。记得读古诗词时,屡屡遇见“尺素”和“双鱼”的组合,比如汉乐府诗中的“尺素如残雪,结为双鲤鱼”,再比如婉约派书生秦观的“勤勤裁尺素,奈双鱼、难渡瓜洲”。那么,这俩物件儿究竟是什么呢?

尺素是一种古人用来写信的绢,长约一尺。双鱼是两块鱼形木板,可以把写好的绢放进去,绑好,黏土封口,最后盖章。于是一封美观又私密的信件就大功告成了,送友人送爱人都极有情致。可惜它们不合时宜,早已消失了。现在,我们不仅没有尺素、双鱼,连纸张和信封都大不用了,因为有网络呀。我们日在各式键盘上运指如飞,连字迹也全是字体系统的统一款,毫无个人识别性。

有个故事说,妻子偷送丈夫生日礼物,丈夫端详良久,不知贺卡上是谁的落款,竟将红颜知己一股脑供出,后果很严重。这意外之灾,除了因夫妻感情生隙外,还是印刷体惹的祸。尚且有朋友对字画颇有研究,我们常随手抓来古字古画让他猜书写者,无一不中。此人博闻强记固然让人敬佩,但若古人也皆用印刷体字号,不知这字画还有研究和审美价值么……而古人也算是用这种方式,留下了他们在这个世界存过的痕迹。

关于尺素,有个故事,说在特殊时期,有一对学者遭不平待遇,男关押在阁楼,女被发配到灶头。还好,灶台的烟囱和阁楼相通。男就每天凌晨写一纸团扔进烟囱,不久,有青烟升空,暗示纸条接收完毕。如是三月许,直至两人被调拨开。待得再相见,女取出一匣子,将近一百个纸团赫然在目。个个都是他的字迹,张张都是爱的鼓励。

她看到的是他的亲笔信。他活着。他还好。他惦记着她。所以她也要坚持下去。这浪漫而又机警的举动,大抵只有文人能演绎得出。在非常态下,这种心灵扶持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,可以让人对生命充满希冀。

那么,不论是为了增加识别率,还是为了留下自己在人间存在过的痕迹,都让我们开始执笔写吧,即便是个三言两语的纸条,也好让亲人见字如面一下。当然,为了低碳环保,纸张可正反使用、报刊边角料裁条使用,或者干脆正门挂一小黑板,写了擦了写反复使用。

至于在下,一贯文风多变,加以键盘输出为主,让人认出更属不易。为了改进,现已将铅笔代替发簪——这下笔如壮士拔剑,又见青丝缓缓滑落的情形,简直是太有情调了,从此,家里到处是铅笔小纸条“晚餐不便下厨,静候佳音”“米面已见仓底,可速填补”。